



尽在不言中

晴空蓝兮
QING KONG LAN XI
作品



晴空蓝兮
经典作品珍藏版

蝴蝶季五周年

真情奉献

蝴蝶季经典作品珍藏版

*When you
y nothing at all*



她只是在环环相扣的爱情生物链里 / 站错了环节
他和她 / 就陷在那样动人的光影交错里 / 任时间 / 分秒沉默地流逝掉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尽在不言中

晴空蓝兮◎作品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 北京 ·

目录

第一章 / 5

明明只是一群昔日朋友聚会，怎么最后会和江煜枫两个人单独聚到床上来呢？

第二章 / 16

被一个女人当众泼了一脸的水，恐怕是他江煜枫这三十年来从未遭遇过的奇耻大辱吧！

第三章 / 29

在那一刻，聂乐言多么希望这条路没有尽头，他和她，就这样天长地久地走下去。

第四章 / 43

甚至她都不知道他究竟喜不喜欢她——那种比爱情浅得多的感情，她甚至都不能确定。

第五章 / 54

他当初对待她的态度太过随性，所以聂乐言甚至吃不准两个人之间是否真的曾经有过那般真情切意。

第六章 / 66

心里千回百转，仿佛一盘七彩颜料在恍惚间被人打翻，便余下手忙脚乱的一片狼藉和不知所措。

第七章 / 80

他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，所谓爱情，无非是一个人的事。他并没有对不起她，他只是不爱她。

第八章 / 91

既然已经决定了要放手，那便好歹让自己留下一个可以永久怀念的东西。

第九章 / 104

那样爱一个人，却又要想方设法阻止自己再去爱他。

第十章 / 113

上一次这样看着他的背影，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，久到她几乎就要忘记。

第十一章 / 124

他给过她希望，或者是她自以为是的希望，然后留下一段难以抹平的记忆。

第十二章 / 135

她和他，就陷在那样动人的光影交错里，任时间分秒沉默地流逝掉。

第十三章 / 148

她可以念着很多人和事，可以念着自己付出许多年却一直没得到回复的感情，但就是不会念他。

第十四章 / 161

有谁会这样对他颐指气使？可是他对这个女人的容忍程度，有时候几乎已经达到了连自己都不能想象的地步。

第十五章 / 175

原来她还想念他，分不清是身体还是灵魂，总之，她竟然想念这个男人。

第十六章 / 188

他显然不会放过她，而她却又偏偏没办法坚决地拒绝他。

第十七章 / 203

他想和她在一起，没有什么其他的人选，他只要她。只要她一个人就足够了。

第十八章 / 219

从分手到现在，时隔那么久，她竟然再一次习惯了自己的生活中有他的存在。

第十九章 / 237

她只是在环环相扣的爱情生物链里，站错了环节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尽在不言中/晴空蓝兮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3.1
ISBN 978-7-80173-807-3

I. ①尽… II. ①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01220号

尽在不言中

作 者 晴空蓝兮
责任编辑 潘建农
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
策划编辑 何亚娟 李 莉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市场推广 吴 序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16印张 268千字
版 次 2013年1月第2版
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807-3
定 价 28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第一章

明明只是一群昔日朋友聚会，怎么最后会和江煜枫两个人单独聚到床上来呢？

聂乐言是被自己的手机铃声吵醒的，迷糊中想要去接电话，结果手在枕头旁边摸了半天也没摸到那部新买的NOKIA，然后她这才反应迟钝地想起来，原来只不过是闹铃声。

可是手机呢？她明明习惯了睡前把手机摆在枕头边上的。

魔音穿耳仿佛无休无止，却又找不到手机，她不禁有点懊恼地皱起眉，“呼”的一声，索性将被子拉起来牢牢蒙在头上。

被子轻软，但似乎隔音效果真不错，那声音果然小了许多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一轮闹铃终于过去了，卧室里又重归安静。

静得只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声。

两个人……

聂乐言的大脑中如同有惊雷隆隆掠过，瞬间便将浓重的睡意炸得一千二净。她睁开眼睛的同时把罩住头脸的被子猛地一掀，动作大了点，带起一阵不急不缓的轻风。

其实不盖被子也不怎么冷，因为室内的暖气开得十分足。可她此刻还是不免浑身一抖，仿佛毛孔都齐刷刷张开来，来不及做更多反应，旁边已经响起一道平淡冷静的嗓音，和她此时此刻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：“想不到你睡觉还是这么不老实。”对方的声音居然很清醒，一点都不像刚早晨睡醒的样子，而且是十分好听的男中音，带着磁性，只可惜语调还是一贯的毫无温度。

睡觉不老实？其实聂乐言很想反驳，因为自己现在正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跟具僵尸似

的，哪有半分不老实？

和以前相比，她已经老实很多了！

不过如今不是纠结这个时候，她睁着眼睛继续扮僵尸，大脑却在飞速运转。昨天……昨天晚上……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呢？

最后，她终于想起来了，一瞬间竟有一拳捶死自己的冲动。

不过她还是先故作镇定地转过头，颈脖下有些怪怪的，但容不得她多加思考，一心只想完成当前最重要的任务。

保住面子才是关键！

所以，暗自深呼吸，她努力使自己的眼神看起来清醒而镇定，可是转过脸去才发现，那家伙居然连眼睛都没睁开。

靠！聂乐言忍不住在心里骂了句脏话，却又不禁有片刻的颓丧，好像她在他面前，从来就没占据过上风。

就连现在好不容易假装并维持住的平静而淡定的表情，竟然也没机会让他看见。

不过心里愤恨归愤恨，她侧着头仔细看着对方的脸，又不得不服气。这男人，怎么能长得这样好看？

其实因为窗帘拉得十分严密，整个房间显得阴阴暗暗的，可这道暧昧的光线恰恰将他的侧脸勾勒得完美无比，她甚至能够看见他眼皮上那两道清晰的褶皱。

江煜枫是内双，平日里看人的时候眼睛显得又深又亮，是标准的桃花眼，真真能勾魂摄魂的。想当初，她同意跟他交往有一大半的原因就是栽在这双眼睛上。

不过，那也是当初了。现在，她聂乐言可不会再被他的美色所迷惑！尤其是在见识到他的恶劣本性之后。

想到这里，她不自觉地捏了捏拳，谁知方才一直闭着眼睛的人再度悠悠地开口了：“难道你不觉得冷吗？”

呃？！她这才反应过来，因为被子被她一把掀掉了，此时两人都只穿着极少的布料躺在床上。而她的身上，竟然只套着一件宽大的T恤，不用想也知道是他的，那看似不起眼的LOGO代表着他一贯的奢侈腐败。可是，她竟然已经想不起来这衣服是什么时候换上去的。再看看他，嘿嘿，她在心里小人得志般冷笑，随即语气轻松道：“冷吗？我可不觉得。”

虽然她的两条腿全都露在外面，但也总比她强多了。这男人……她多少有点幸灾乐祸，于是目光下意识地顺着他的锁骨一路向下，从光裸平滑的胸口一直看到腰腹位置……不知怎么的，大脑里突然跳出某些乱七八糟的画面，她惊了一下，觉得自己的脸颊在陡然间便发热升温，紧接着，在自己也没意识到的情况下，做了一件十分丢人的事——她很没骨气地咽了一口口水。

虽然声音不大，但是房间里实在太过安静……

果然，江煜枫的眉毛微微跳动了一下。

聂乐言瞬间在心里把自己掐死了一千遍，然后就听见他好整以暇地说：“我也饿了。”大脑短路一秒钟后，她开始一边思索他的用意一边仔细观察他的表情。

嗯，嘴角的弧度很正常，看来并没有嘲讽的意思。或许，他真以为她是饿得吞口水？

结果心下刚一放松，只听见他又发话了：“冰箱里有吐司和鸡蛋，你可以去做两份早餐，其中一份不要放椒盐。”

她愣愣地“哦”了声，然后才反应过来：“凭什么要我做？”居然还以为是从前啊？

“你不饿？那干吗咽口水咽得那么大声？”

她突然没话可说，脸又腾地一下热起来，连忙把目光移开，可是盯住天花板又显得有些傻，于是索性学他的样子重新紧紧闭起眼睛，硬声硬气：“你管我！”

江煜枫这次居然好脾气地没有发怒，要知道以往她这样顶撞他的时候，他总是毫不客气回击，半点风度都没有。

他不理她，她也不想理他。

虽然有暖气，但到底是隆冬，这样躺得久了，终究会感到一丝凉意。可她偏不去拉被子，凭什么，凭什么他习惯了把她当佣人般使唤奴役？今时不同往日，她和他早就一刀两断了……呃……除去昨天荒唐的一夜。

确实是荒唐啊！想她聂乐言虽然不算太聪明，但也从没干过如此糊涂的事。明明只是一群昔日朋友聚会，怎么最后会和江煜枫两个人单独聚到床上来呢？一定是酒精作祟！她安慰自己，一定是的！否则打死她这辈子都不想再和这人有任何交集。

聂乐言闭着眼睛，兀自在心中千回百转，有些许悲愤，又有些许懊悔。也不知过了多

久，身旁终于有了动静，一阵窸窣之后，只觉得身上一暖。

果然还是秦少珍说得对啊，男人是不能宠的！聂乐言暗自得意加感叹：你瞧，你不听他使唤，最终他就只得自己动手来。你若是对他太好了，也许最后却还落不着什么好结果——就像当初她和他一样。

于是她平躺着一言不发继续装死，心里不由得寸进尺地小小憧憬了一下，或许一会儿江煜枫饿得受不了了，还会主动去厨房弄个早餐？又或许他会连她的那份一起弄好？会这样幻想倒不是因为江煜枫的厨艺有多高超，只不过能让他下厨那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聂乐言想，如果分手之后还能享受到这待遇，那回头说给秦少珍听该多有面子啊！

可是憧憬果然只是憧憬，她等了半天，也没见那人再有进一步的举动。

大概亲自动手盖被子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吧，唉。

“你确定不起来做早餐？”江煜枫的声音再度传过来，似乎一派悠闲自在。可是，这有什么好确定的？聂乐言心里愤愤然，怎么这人就连吩咐别人做事的时候都像是一种恩赐？

于是她冷哼一声：“不做！”一字一顿，自认为很有气势。

“好吧。”江煜枫应得更加轻松。

她不禁一愣，因为他早上一向脾气不好，就是有俗称的“起床气”，看来今天果真大大的反常。

结果只听见他慢悠悠地接下去道：“不做就算了。我看你应该也没什么时间了，现在是九点过十分。”

聂乐言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炸开了。

九点过十分……

上班时间是九点整。而现在已经是九点过十分了……

她倏地睁开眼睛从床上弹起来，转头只见江煜枫一手拿着手机，似乎正在翻看网络新闻。因为是全触摸屏，操作起来竟然一点声息都没有。

真是阴险啊！

她不禁咬牙切齿，也不知他拿着手机有多久了，跟她废话了半天，居然直到现在才提醒她上班迟到了。

他居然一直拖到现在才提醒她！

最后只好黑着脸七手八脚地爬起来，又在地上找衣服，简直不敢相信那一团乱糟糟的布料就是今天要穿着去上班的装束。

“江煜枫！”她一边弯腰穿裙子一边叫，“你把我衬衫扣子弄丢了两颗！”

床上的人正自活动着被压了一晚上的手臂，只是淡淡地扫她一眼：“真可惜，我家别的衣物给你替换，我看你也只好将就了。”可是语气里哪里听得出半分歉意和惋惜？聂乐言忍不住腹诽，他是幸灾乐祸还差不多！

没办法，只好用胸针暂时别住敞开的衣襟，再拿大衣遮得严严实实的。聂乐言甚至可以预想到，等下到了公司一定会被那些女同事们背地里好好八卦一番的。

都怪他！她忍不住狠狠瞪过去，对方却对她这杀人的眼神视若无睹，只是姿态优雅从容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照例进浴室洗澡去了，简直和她的狼狈慌乱形成鲜明对比。

临关门之前，还不忘好心提醒她：“九点半了。”

“你去死！”她咬牙切齿地诅咒，蹬着高跟鞋匆匆飞奔离开。

下了楼才知道原来天气很不好，九点来钟的光景，看上去倒像是刚刚才天亮。

天地之间一片雾蒙蒙的，连远处来的车灯都不太看得清，只见到一对又一对模糊的光，朦朦胧胧从眼前闪过，就像是小时候放的花灯，飘荡在水汽弥漫的河道中，越来越远。

这样的天气，连计程车都少了，聂乐言在路边站了十分钟后，忍不住开始跺着脚哆嗦起来，心想，这下完了，到公司恐怕要被老板活生生扒下一层皮来。

这是聂乐言最近才换的新工作，现任老板虽然长相斯斯文文，但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严苛挑剔。想当初聂乐言就是被这外表的假象给欺骗了，直到某天眼睁睁看着一位同事收拾东西惨烈地离开，而一向看来很好相处的大老板却只是从头到尾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，两条手臂环在胸前，只有那副金丝边眼镜在灯下闪动着冷酷的光泽……

聂乐言当时只觉心下一凛，竟然将他的样子与江煜枫重合起来。

因为印象中有那么一次，江某人也是这个动作这副表情，微倚在墙边，从头到脚仿佛结了冰一般寒意渗人。那也是唯一一次，其余时候，她几乎看不出来他究竟是在高兴还是

生气，就连当初分手，两个人闹到了那步田地，最后他却还能扮着绅士，平心静气地说：“我送你回家。”从表情到语调，听不出丝毫破绽，就像每一次他们约会完，他都要送她回家一样。

那个时候还是盛夏，聂乐言在太阳底下走了半个钟头，最后几乎快要融化掉，但她还是很有骨气，并不后悔自己拒绝了江煜枫的提议。

可是现在……她在超强冷空气里缩着脖子看时间，默默念叨：如果上天再给她一次机会，如果这时候有辆车摆在她面前，她一定一定不会再错过……因为设计室里还有几堆图稿等着她去修改，中午还有两位客户等着她去接洽，而最最重要的是——她已经足足迟到五十分钟了！冷面大BOSS说不定正在计划招新人顶替她的位子了！

所以，当一辆车真在面前停下来的时候，聂乐言几乎要为自己的祈祷喝彩。

只可惜内心的欢呼只进行到一半，就不得不戛然而止。她盯着那辆十分拉风骚包的跑车，牙根突然有些发痒。

江煜枫神清气爽地探出头来，挑了挑眉，一副十分吃惊的样子：“还没走？”

废话！聂乐言强迫自己停下一切取暖动作，却忍不住嘴角抽动，答非所问：“您洗澡的动作可真快啊。”

“过奖。”江煜枫似乎心情很好地朝她微微一笑，她还没反应过来，车窗就已经徐徐升起，下一刻，车子就从她眼前毫无预兆地绝尘而去。

聂乐言不禁石化在当地。

——他居然、居然就这样开着车走了？！

结果到了公司之后，一个设计室的同事钟晓玲看了看电脑上的时间，一本正经地问：“你怎么不干脆吃了午饭再来？”

“都这种时候了，别讽刺我行吗？”聂乐言轻手轻脚地坐下，又不安地去看玻璃墙外的那扇门，“老板找过我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骗你干吗。到目前为止，老板还没来公司露面。”

聂乐言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好命，顿时松了口气。

钟晓玲向她瞥去一眼，继续云淡风轻的语气：“昨晚是不是ONE NIGHT STAND去了？衣服都没换。”

几乎一口水全喷在显示器上，聂乐言四下看了看，虽然没有其他人在场，但到底有些心虚，护了护领口，才放下杯子故作镇定地说：“胡说，我只是起晚了，匆忙之间忘记换衣服罢了。”

当然不能把昨晚的事说出去，否则多么丢脸！而更丢脸的是，一大早还被人硬生生扔在路边多等了十几分钟的的士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钟晓玲对她的谎言不予置评，只是再度看她一眼，然后便埋下头做事去了。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老板果然一直没有出现。

直到中午下班，聂乐言才从一堆凌乱的图纸中抬起头来活动筋骨。那些线条和数字直看得她两眼发花，可是接着还要赶去餐厅与客人吃饭，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坐在对面的钟晓玲突然扔了团东西过来。

“什么？”她诧异，然后才发现是块丝巾。

钟晓玲说：“遮住你的脖子。”

“……”她愣了愣，不禁立刻窘在当地，心里把那可恶的某人诅咒了千万遍，而钟晓玲早已施施然挽着手袋下班了。

因为是老客户了，所以一餐饭吃得十分轻松，双方初步确定了新项目的设计构想后便愉快地散席，聂乐言走在路上收到秦少珍的短信：晚上去PARTY。

她往手机里输了几个字，但因为天冷，手指都变得不灵活，于是又干脆全部删掉，直接拨了电话过去。

她问：“什么活动？”

电话那头言简意赅：“陌生男女认识一下。”

那不就是相亲吗？虽然刚和江煜枫分了手，但也不至于沦落到那地步，所以聂乐言说：“不去。”

秦少珍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样！只不过是同城的联谊，大家素质都不错的，吃吃饭喝喝酒，就当消磨时间了。”

聂乐言问：“要不要正装出席？”

“一般衣服就行，稍微正式点儿。”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，秦少珍又笑道，“我们这个和你以前参加的那些可不同，你千万别晚礼服上阵啊。”

聂乐言愣了一下，才说：“知道了，当我傻的吗。”

提起晚礼服，家里倒还真有一些，上个月公司圣诞晚会她便挑了一套穿去，白色的雪纺裙，配着兔毛披肩，平常熬夜加班灰头土脸惯了，如此打扮确实令公司同事不无惊艳。最后还是钟晓玲受托来问衣服的牌子和价格，只记得当时她端着一盘水果沙拉，想了想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没牌子，小店里淘的，一共也就百来块钱。”才不管别人信不信，反正贬低江煜枫以及江煜枫附加给她的一切东西，已经成了她那个时候的唯一嗜好。

其实这些衣物的真正价格连她自己也不晓得，分手的时候往家里搬东西，一向对时尚了如指掌的秦少珍还说：“我看你以后就算失业也没问题，把这些统统拿去变卖吧，能撑好一阵子呢。”

她颇为不屑：“你看了几遍《巴黎恋人》，怕是中毒了吧？”那部电视剧真是满足了女人的全部幻想，灰姑娘般的女主角就连卖件穿过的旧衣服也能遇上位白马王子。

想到这里，又不禁有点郁闷，为什么偏偏她每回都遇人不淑呢？

江煜枫也好，程浩也罢。

似乎，无一良人。

PARTY在晚上八点准时开始。

其实更像是以前香港盛行的六人餐桌聚会，三男三女，各坐在长桌的一边，自我介绍之后便开始进餐，并且试图在这愉悦的气氛中加深对彼此的印象和了解。

可是聂乐言却有点吃不下。

盘子里的煎小羊排香气四溢，倘若换作平时她早已十指大动，偏偏今天下午茶喝得太多了，下班之后又先在公司附近的面馆里吃掉一碗牛肉拉面和两个煎蛋，此时撑得裙腰都快爆开来，哪里还有胃口享受当前美食？

也不知是谁当的组织者，居然定了个这么不尴不尬的时间来聚餐。

坐在一旁的秦少珍突然贴过来，附在她耳边小声说：“活该！谁让你事前吃那么多东西！”

聂乐言觉得这论调十分可笑，不由反驳：“这个点才开饭，你想活活饿死我？”转眼瞥见对座的男子似乎正看着她微笑，她只好礼貌地扯扯嘴角，然后和秦少珍继续窃窃私语：“其实这样也好，就让我当一回淑女吧。”

因为在公众场合要顾着形象，秦少珍努力了很久，才终于将自己不屑的表情成功地收回去。别人不清楚聂乐言，她还能不清楚吗？除了那张漂亮脸蛋还能唬唬人之外，其余地方还真与这淑女二字完全沾不上边。至少，她就从没见过急了会说脏话的淑女。

这边，聂乐言倒是一副十分悠哉的样子，似乎对于自己此时此刻塑造出来的形象非常满意。暂时吃不下主菜，只好去喝酒，那小半杯葡萄酒盛在晶莹剔透的杯子里，头顶的灯恰好是明亮的“满天星”，就这样细细碎碎洒下来，折射出一片朦胧的水泽。

其实她的酒量不错，想当年第一次喝酒就干掉三大瓶雪津啤酒，并且头脑始终清醒如一，最后还能踩着稳健的步子从酒店走回家去。那时是在高中，后来到了大学里，愈加勇猛，与同班男生喝起酒来势不可挡，宿舍几个女孩子佩服她佩服得要死，因为她们几乎全都滴酒不能沾。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，和秦少珍结成了闺蜜，因为俩人喝起酒来同样爽快。

不过经过昨晚之后，聂乐言总算对酒精这玩意儿感到一阵恐惧。

都说酒能乱性，果然不错！要不是昨天一时放纵，怎么会又爬上江煜枫那张 KING SIZE 的大床呢？

所以，要克制。从此以后，还是少喝为妙。

她一边告诫自己，一边放下酒杯，抬起眼睛就正好与一个人的目光对上。

还是坐在对面座位的那个男人，此时正温和地看着她。

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聂乐言已经记不得了。方才大家都有自我介绍，不过她听了就忘，只隐约记得他是个律师。

三个男人里面，只有他是文科出身的，所以印象才会深一些。

“看什么？”她刻意好脾气地问。其实处在一个陌生人的注视之下，让她觉得很不舒服。

对方的声音竟然和眼神一样温文，而且是十分标准的普通话，与一般的南方男人不大

一样，他问：“聂小姐不饿吗？你似乎吃得很少。”

她微微一怔然后摇头，天晓得自己撑得都快要吐出来。倒是对其人的口音起了点兴趣，她想与他说话，想了想，却又只能颇为为难地张了张嘴，结果对方立刻善解人意地接道：“我姓严，叫我严诚就好了。”微微挑起眉，唇边带着一抹了然的笑意。

聂乐言不禁有点尴尬，仿佛自己之前的心不在焉都被对方看在了眼里，她轻咳了一声才问：“严先生不是本地人？”

严诚微微一笑：“听得出来？”

聂乐言说：“嗯，我大学时有个室友的口音和你差不多，她是天津的。”

严诚说：“我也是。”又很自然地赞她，“听力不错嘛。”

“过奖。”

怎么会听不出来呢？除开那位室友之外，其实程浩也是天津人。

他曾和他待在一起那么久，怎么会听不出来？

一想起程浩，聂乐言的心情就自然低落下去，仿佛被霜打了的茄子，整个人都蔫了。

她曾经很小白地问秦少珍：“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你说他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”当然，那个时候年少无知，才会问这样傻的问题。其实哪有这么多的为什么，或许就像秦少珍讲的那样，程浩就是她命里的劫，既然当初没逃掉，那么此后的日子里只能生生受着，为他苦、为他悲。虽然这个说法有些文艺得让人受不了，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秦少珍还说，倘若有个名分也好吧，只可惜她连个正式的名分都没有，一直到毕业分开她都不知道程浩到底喜不喜欢她。

每每提起这个，似乎这位闺蜜都会比聂乐言自己更郁闷，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真是白瞎了你的校花头衔，说出去都丢人……”

对，真丢人！可是有什么办法？即使那么丢人，可她还是忘不了他。

聂乐言兀自走着神，盘子里的食物早就已经冷掉，但是餐桌上的气氛却在不知不觉中升温。都是年轻都市男女，一旦聊起来才发现话题多多，最后不知是讲到了什么，只听严诚说：“本来不该我来的，还是我一朋友临时让我顶替他。”

于是另一位男士开玩笑接道：“这就叫缘分。如果你不来，恐怕也没机会认识这几位美女了。”

严诚从善如流，哈哈大笑：“确实，看来回头还得多谢他了。”又举起杯子虚虚一敬，有人说：“敬酒总得想个名目吧。”

他果真想了想，笑道：“敬缘分。”

“对，敬缘分……”其余几人纷纷举杯，聂乐言被秦少珍捅了一肘，也连忙回神应和，但心里到底还是有些郁结，接下来的活动便也没了兴致，只是勉强应个景凑个数罢了。

饭后有人提议去打斯诺克，立刻得到拥护。俱乐部就在楼上，一行人只当是做运动，绕着楼梯走上去，宽敞的大厅里音乐弥漫，比不得外头那些台球吧的污烟瘴气，这里倒是真真正正的优雅休闲。

其实聂乐言甫一进门就看见江煜枫了。没办法，谁让他总是那样惹眼，似乎人群再纷乱，他也永远不会被湮没其中。

更何况，这里的客人并不多。

他们占了最中间的一张桌子，有男有女，俱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模样，倒并不太像是来打球的。老远就听见笑声，那声音明朗清越，仿佛直接冲着聂乐言的耳膜而来：“……江总，轮到你上场了。听说你是斯诺克高手？今天总算可以见识一回……”一手执着球杆，那位不知名的大美女正笑容妩媚地看着江煜枫。

聂乐言不禁在心里鄙夷了一下。这男人！走到哪里都不忘招蜂引蝶，真是祸水啊祸水。比如眼前这美女，无论脸蛋还是身材都出众得无可挑剔，或许放在别处那就是等着旁人伺候的女王啊，结果现在见了江煜枫却如同小蜜蜂看见花蕊，贴上去的姿态别提多么明显主动了。

偏偏某人似乎还不领情，依旧是那样懒洋洋的眼神，看着那支球杆却并不伸手去接，只是漫不经心地抿了口冰水，然后才说：“那你一定是受骗了，我不会打台球。”忽然如有心灵感应一般侧过脸来，目光恰好停留在聂乐言的脸上，他挑起唇角笑了笑：“真巧啊。”

第二章

被一个女人当众泼了一脸的水，恐怕是他江煜枫这三十年来从未遭遇过的奇耻大辱吧！

巧不巧她不知道，但至少聂乐言觉得他看起来并没有丝毫吃惊的样子，仿佛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她的存在，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等她自己慢慢走近了，然后便可以毫不费力地转头同她打声招呼。

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似乎一直都是这样，他只需要悠闲自在地等在那儿，而她则总是充当那个傻乎乎的角色，一步一步走近却还以为他没察觉，直到到了跟前才发现，或许那里正有个他挖好的陷阱就等她来跳，然后他好以此为乐；又或许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他会等她，无非是因为他无聊了，需要一个人陪着消遣。

而那个人除了她，当然也可以换成其他的女性。

就好像分手之后的三个月里，他依旧过得风生水起却从来都没有联系过她，撇开昨晚不说，他真就仿佛一个水泡，“噗”的一声破灭了，此后在她的世界里便再也没有踪迹可寻。所以聂乐言知道，即使没有了她，他江煜枫也断然不会寂寞。

那样精彩丰富的生活，怎么会寂寞？他面对的选择太多，而她从来都不会是他的唯一选项。甚至她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，即使中途退了场，对整台大戏也不会有什么影响。

秦少珍看到江煜枫倒是很惊讶，愣了一下才立刻笑容满面地说：“好久不见了。怎么，你也感兴趣玩这个？真是看不出来。一会儿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两局？”

这副狗腿的样子着实让聂乐言很头疼，虽是当着江煜枫的面，但她却还是忍不住微微